



热风 思想论坛

主编 王晓明

当代东亚城市

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王晓明 陈清侨 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主编 王晓明

当代东亚城市

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王晓明 陈清侨 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王晓明，陈清
侨编.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5

(热风·思想论坛/王晓明主编)

ISBN 978-7-80678-850-9

I. 当… II. ①王…②陈… III. 城市—文化—研究—东
亚—现代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1686 号

责任编辑 张玉贞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当代东亚城市

——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王晓明 陈清侨 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00 000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850-9/C·6

定 价 34.00 元

编者的话

2003年深冬,在上海图书馆的一间长方形的会议室里,近百位来自上海、南京、深圳、福州、香港、台北、东京、釜山、首尔、新加坡、伦敦、休斯顿和蒙特利尔的教授、作家、记者和研究生,热烈地讨论——一度还发生颇为激烈的争论,以至一位担任同声传译的美国教授冲出传译室,严厉地要求大家“说慢一点,再慢一点!”——“当代东亚城市的文化状况”,这是一个名叫“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构成”的学术讨论会,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和芝加哥跨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会期两天。

在中国大陆,这是第一个以东亚城市文化作为讨论题目的国际会议,也是第一个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讨论当代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国际会议。而由这两个“第一”,也就可以想象,大家——至少是中国大陆的出席者——拿到这个会议上来的宣讲的,有许多并非已经深思熟虑、有多年的研究的积累作基础。相反,它们可能只是一些初步的分析,一些粗糙的判断,甚至一些大概的描述。当然,也惟其如此,它们的新意就异常鲜明,会场上的热烈的讨论乃至争论的气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此形成的。成熟的研究往往很周到,它或能引人赞叹,甚至惊服,却不容易迅速引发激烈的争论,倒是那些新鲜、粗糙、洞见和偏谬杂陈的起步之论,每每收获大群的喝彩和质疑。三年前,在上海图书馆那间会议室里,我就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但也因为这样,这个会议的论文选的出版,就变得相当困难。人们或许愿意在讨论会上坦诚自己的不成熟的看法,却不会愿意把这些看法就这样公诸文字。一旦我们说:“你的发言很好,请将文字稿发给我

们。”他多半会支吾其辞：“好，等我改完吧……”这一等，就可能是两整年！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当然很能理解这犹豫和拖延，好，那就等吧。

在这等待的过程中，一些初步的分析发展成了深入的研究；一些原本是要指向这一边的探究，却走向了另外一边；也有一些三年前觉得大有可为的设想，后来变得可疑、无谓，缺乏吸引力，最终被放弃了；当然，也有个别论文，等不及这部论文选的出版，发表在了其他地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三年前的萌芽能如此长成，总是令人快慰的。

现在，我们总算将这部论文选编定，献在了读者面前。虽然对照会议宣读的论文目录，这文选的内容有一些不同，但三年前那一群与会者的基本情怀，那两天的讨论的大致轮廓，依然呈现得相当清楚。特别是，我们将各场论文宣读后的讲评和答问，以及最后的两场圆桌讨论的记录，整理成两个附录，列在 13 篇论文的后面。它们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三年前那个会场上的真实气氛。

编者

2006 年 12 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第一辑 当代都市的历史想象

- 3 从“张爱玲热”到“上海梦” 倪文尖
- 13 “香港中国人讲香港故事”：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 王宏志
- 31 新加坡：编造历史，建构国家 蔡明发
- 43 “卧底世界”——殖民地香港的(非)历史想象 罗永生

第二辑 上海：新的空间和意识形态

- 59 酒店、高度美学或者现代性 蔡翔
- 86 从建筑到广告——最近十五年上海城市空间的变化 王晓明
- 119 襄阳路与淮海路——从两种商业形态看上海消费文化走向 叶凯
- 156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关于电视纪录片《毛毛告状》 吕新雨
- 184 略谈建国初期上海媒体对工人的塑造——以上海第一钢铁厂为个案 袁进

第三辑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现实和批判实践

- 199 我们跑到哪里去？——东亚诸城市的亚文化与全球化，并

论现代文学的诞生和终结 千野拓政

- 220 地方狭隘主义的未来：全球化、《古惑仔之四》以及屯门的
电影研究 墨美姬

- 243 都市文化·大众音乐·现代性 坂井洋史

- 272 在“小报”的字里行间 雷启立

附录

- 293 附录一：“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构成”国际
学术研讨会会议日程

- 298 附录二：各场论文的讲评和问答

- 331 附录三：圆桌讨论

第一辑
当代都市的历史想象

从“张爱玲热”到“上海梦”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

张爱玲在 1980 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时候，应和着当时中国大陆文坛“重写文学史”的吁求；张爱玲在文坛的迅速普及，缘于其特出的文学性，尤其是技巧上的独创性与陌生化，如所谓“意象”、“意识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其时，最受青睐的作品是《金锁记》，而不是更具张爱玲本色的《倾城之恋》之类，这说明，最初接受张爱玲还是在原有框架（如“反封建”、“启蒙”等）内所做的“加法”之一种。——此特点，甚至迄今仍在学界的部分圈子里延续着。

事情的另一面是，张爱玲在 1980 年代后期更逐渐占领了大众的阅读。在各式版本的张爱玲作品重复出版了一个阶段以后，以安徽文艺出版社于 1992 年出版的《张爱玲文集》（四卷本）为标志，“张爱玲”越来越成为吸引眼球的“卖点”。在图书市场上，1990 年代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出现了一种不妨称之为“王朔+苏童=张爱玲”的现象，即，如果说风行的王朔代表了“世俗”的潮流，媒体所塑造的苏童意味着“怀旧”气息的话，那么“张爱玲”，以一人之力统领着那一个时代的风尚。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回过头去看，“1992 年”出版《张爱玲文集》，虽是时间上绝对的巧合，但还是显得意味深长：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1992”这一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对中国的时局和发展道路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也许吧，这也构成了我们研究的一个“底子”。

固然，在当时，我们的认识不会如此明晰。其时，毋宁说是凭着一种“信念”：那么多人喜好张爱玲，不可能主要是出于文学上的原因，因为，国人集体的文学素养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张爱玲”成为热点，必然是符号性的，必然有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在背后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点也果然体现在“张爱玲热”的播散过程中，甚至还构成了“张爱玲热”的一个重要特点：对张爱玲其人的关注始终在其作之上。

所以，追溯“张爱玲热”，应该可以从有关张爱玲的几本传记入手。那些传记所塑造的传主形象，对大众心中符码化的“张爱玲”影响甚巨，值得分析。余斌的一本，相对比较可观，特别是对张爱玲散文以及人生观的分析，可谓贴肉，颇有些先见之明；宋明炜的一本，也不错，对张爱玲与父母的关系、与胡兰成的关系的讨论，有超过写作者年龄的透彻；而阿川、于青的，也当说有开创之功；而其他如胡辛、孔庆茂等等，在识见等方面便不大足论了。但是，就“张爱玲热”来说，恰恰可能是那些普及化的跟风之作，那些“不怎么样”的传记，起着格外大的作用，起码是需要等量齐观的。

比如，对于一些至今仍在许多“张迷”那里根深蒂固存在的“共识”，那些传记大概都是“居功甚伟”的。不妨举三个例子：其一，“天才奇女”。许多传记都刻意渲染张爱玲的“天才”，这和学界受限于旧框架来吸纳张爱玲，从而更愿以“特殊”来给她定位，互为表里，相互利用，以至于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之间显然的文学关联，被长久地视而不见。其二，“怀旧”。许多传记一方面想当然地以为张爱玲与其老派父亲不和，另一方面又夸大张爱玲和“老中国”的心理联系，错误地将张爱玲对“汉唐气象”的神往、在审美意义上对“颓败气息”的迷恋，置换为张爱玲在文化价值立场上的“怀旧”，从而极大地误解了张爱玲。其三，“排拒精神”。许多传记片面强调张爱玲对于物质生活的执著，无视张爱玲在形而上层面的“大悲”，或者看不到此二者间的深刻关系，而各唱各的调，将前者理解为张爱玲的生活，将后者理解为张爱玲的思想，从而与一些不喜张爱玲的学界中人形成同调，视张爱玲为“恋物癖”患者——

痴迷于物质享受,而不知精神之重要——最终,简化了张爱玲。

事实上,如果“张爱玲热”不是简化了张爱玲,那么,我们的研究甚至会难以为继;如果“张爱玲热”不是简化了张爱玲,那么,“张爱玲热”是“上海热”的第一波浪潮、甚至是极其重要的一大源头——这样的看法,就非常难得有共鸣:现在回想起1996年时,为了阐述一个“张爱玲的背后是上海”的论点,我的写作是那样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与心机,真是既颇有点后怕,又很有些可笑。

二

随着“张爱玲热”继续播散、纵深发展,终于,加热后的“上海”越来越显山露水了:一大批老上海题材的影视剧应运而生,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陈凯歌的《风月》以及“第六代导演”的《上海往事》、《苏州河》,等等;大量图书也直截以“上海”为卖点了,而且都还风靡一时,“上海宝贝”、“上海的风花雪月”、“金枝玉叶”、“过了天堂是上海”之类,画册也是层出不穷,而共同冠名为“老上海”的竟有三本之多。——这些文本,当有多少可以作为“文化研究”的内容啊。

而且,越来越“热”的“上海”不再满足于只是被一个说说、看看的话题,特别是在1993年以后,与风靡上海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口号相同步,“上海热”迅速地从“纸面文章”走向商品市场,以体现其不凡的商业价值。

“忽如一夜春风来”,上海的咖啡馆酒吧遍地开花。颇值玩味的是,在上海,在很长的时间里,“咖啡馆”和“酒吧”这两种风格和功能并不完全一样的空间,没有被区别开来,甚至,这休闲空间被故意地设计成了两者兼而有之、兼而融之;而且迄今为止,在绝大部分的咖啡馆里,咖啡的味道并不好,个别的味道可能连速溶咖啡也不如。这意味着,这些空间在上海的出现,基本上不是出于实用的需要,也并不是上海人如今忽然对咖啡或洋酒发生了浓烈的兴趣,而是正像“行话”所揭示的,不叫

“喝酒”、“喝咖啡”，而叫做“泡吧”；咖啡馆/酒吧，重要的不是“咖啡”或“酒”，而是“馆”以及“吧”。因为这样一种空间，意指的不是实在的消费文化，而是象征意义上的文化消费。所以，咖啡馆/酒吧在上海的大面积出现值得研究。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它的空间安排和布置：其一，“老上海遗风”，店内摆放了许多见证上海过去的细节，如旧月历牌、手摇电话机，还有老式盐汽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甚至于通过伪造、创制一些东西来乱真，而更多的，主要是在取名字时就下足了功夫——“老上海”、“30年代”、“1931”、“时光倒流”；其二，“异国情调”，爱尔兰的，法兰西的，英国的，美国的，不一而足——这意味着，“上海”，特别是它“有文化”的过去，“与国际接轨”甚至“与国际同步”的“过去”，成了咖啡馆们不约而同选择的不二法门。

把“老上海遗风”和“异国情调”熔于一炉的咖啡馆与酒吧大面积地出现，最著名的，有政府“搭台”营造的“衡山路一条街”，以及后来居上的“新天地”。保留或曰徒有上海老石库门外表的“新天地”在“中共”一大会址附近横空出世，并迅速成为白领们趋之若鹜朝拜的新天地；浦东的“陆家嘴”地区在1990年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拔地而起，变成了亚洲乃至世界级的金融贸易区，从“滨江花园”隔江对望浦西老外滩，令人慨叹“今夕是何年”，在“中央绿地”仰视“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高楼构成的空中包围圈，真不免有“不知身在何处”之感。如果说这一二十年里，世界上的一半建筑工地在中国，那么，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又落地在上海，那些高耸入云、富丽堂皇的新建筑，不仅仅一个个地成为上海的新地标，而且整个地改变了上海的天际线。如果说上海在这个世纪之交变化最大，那么，最大的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上海的空间上。这里面真是有许多文章需要做啊，“上海热”结合了对于过去的“怀旧”以及对于未来的憧憬，无比欣欣然地执著于眼前。

虽说广告业迟钝得有些匪夷所思，但“上海热”要么不来这里，要来则是变本加厉地来。比如，在上海，曾经有一例成功的广告吸引了太多人的眼球，特别是其广告歌：“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

情怀……追过港台同胞，迷上过老外；自己当明星，感觉也不坏；成功的滋味，自己最明白……城市的高度，它越变越快……上海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确乎是道尽了“喜欢上海的理由”。表面上看，它从一个人的成长史的视角讲述了上海这些年的巨大变化，讲述了新一代上海人越来越认同上海本土的情结；而在更深的内涵上，所谓“追过港台同胞，迷上过老外；自己当明星，感觉也不坏”那几句，大有双关的深意在焉，是“上海”作为某种力量崛起的主体性表达：“上海”不再追求或迷恋港台、海外，更不再亦步亦趋了，而是要自己出头来把明星当，下定决心要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所在。大约也正因为这首广告歌曲所倾诉的“理由”深得人心，那为上海高歌“自己当明星，感觉也不坏”的姿态更讨上层欢心的缘故吧，后来，“商业的”竟然非常地“政治”：在“SARS 非典”最让上海人心惶惶那会儿，广播电视里，各行各业的各式人等都有代表在那儿，喋喋不休地倾诉“喜欢上海的理由”，记忆中最有意思的是，不止一个老外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上海话，说什么“我喜欢上海”。

也难怪老外喜欢上海，“上海热”里还的确有不少举措显示了将上海“做大”的决心。比如“上海绿卡”，为了吸引海外留学生，也包括那些金发碧眼的海外精英，上海实行“一卡通”，让海外人才享有合法居留以及一次签证、多次出入境等等便利；这样，在加入了 WTO 之后，上海的“近水楼台”优势在人才这一最重要的市场上的竞争力毕现无疑；由此，上海也流露出了对纽约、巴黎、伦敦等人口构成国际化的大都市的倾慕之心，而在某年将一位尼泊尔小朋友评选为年度上海市的优秀少年，只不过是开头，或者说一个注脚而已。事实上，“将上海进行到底”的雄心几乎已经路人皆知，像上海国际赛车场上每年一度的 F1 赛事，在风驰电掣之中轰鸣的是上海的疯狂；像启动并运作中的“一城九镇”计划，在中心城区、中央商务区的突飞猛进之后，上海已经把目光聚焦到市郊的城市化水平上了，这是实打实的“做大”，据说是为了上海今后继续当明星而未雨绸缪。

应该承认,这些年来,“上海”已经不止一两回地当了众所瞩目的明星,展现了足够的气派,享受了很不坏的感觉。在香港,一部《花样年华》风靡一时,老式上海话和老式旗袍一样顿时奇货可居,无论王家卫们怀恋的也许是他们一代的香港青春年华,在大众接受与大众传媒里,仿佛不追溯到“上海”,就没有将“怀旧”进行到底;而更多的传媒更忙于一本正经地讨论:十年后的上海会不会取代今天的香港?上海与香港,哪个大都市更拥有未来?在台北,甚至有当地学者认为“上海热”已经超越了文化想象或社会时尚,而很实际地成了当地的人们从台湾状况出发的现实行动,已经不仅仅是怀“上海”的旧而到上海旅游,更是怀着台湾的资本到上海及其周边发财!在海外华人世界,乃至在海外各国各地,“上海”都已成了奇货可居的热门语汇。

显然,那些类似 APEC 上海年会、“上海合作组织”年会的重大国际、国内要闻已经无须多提了,这里,不妨接着再说两个来自大众传媒的例子。一是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东方时空”,在改版后新推出一档“时空连线”节目时,第一天所做的不是别的,而是让北京、台北、上海三地人士跨越空间,话说台北的“上海热”。你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巧合,但这和“上海”魅力四射、“上海”的诱惑力越来越强还是关系甚大吧,甚至放大一点也可以:在今天,是“上海”最能够将大中国的“时空连线”起来。这就说到第二个例子了:1990年代中后期,有两部最主旋律的大型文献纪录电视片,一部是《邓小平》,另外一部是《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都不约而同地选用金碧辉煌、灯火通明的上海外滩夜景作为每一集的片尾画面,甚至连拍摄的机位都几乎是一样的;这好像就不能再说是个简单的巧合了吧:它明白无误地表征了一个渴望——“上海”不仅仅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最大成就,而且,更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

所以,上海为什么能够“热”起来?

是因为“热”起来的那个“上海”，已经不仅仅是一方水土、一个地理名词了。

第一，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逐步形成了一种独异于全国的特殊文化风貌，“创造了一种新的，由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组成的‘沿海文明’”，上海，在这一进程中已经成为打上了引号的“上海”。换句话说，在经历了那个集荣辱于一身的上海“打上引号”的过程——1840年国门因鸦片战争而被打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将上海推上了历史前台；接下去的一系列因缘际会，如“五口通商”与中国外贸口岸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的北移；租界的形成和租界内部按照英美模式确立的制度安排；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的大规模难民涌入租界，以及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的历史沿革、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形态；“一战”期间中国主要是上海的民族资本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还有抗战时期上海特殊的孤岛情势，等等——之后，终于，上海这个昔日的渔村，变成了整个中国最繁华也最浮华的都市。

也因此，“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始终扮演着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现代化追求中最核心的一种想象；那个老上海，几乎幻化为整个中国——包括内地和香港、台湾——在现代化追求过程中的一个典范，特别是时光飞逝至于今，有关老上海的种种记录、叙述和怀想，越来越让“上海”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现代传奇：仿佛“与世界接轨”，老上海先知先觉，“国际标准”、“亚洲一流”，也绰绰有余，这是多么的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而且，这样的光彩与荣耀已经流变、可惜不再了，也正因为老上海的不再，平添了伤怀的同时更增加了想象的空间，“上海”格外化作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仿佛那样的“上海”足以象征“现代”以及“美好生活”的别一种可能，那种以“中产阶级”、“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等为关键词编织的“现代性”，简直是造物主赐予龙的子孙的最大馈赠，是“上海”对于中国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仿佛“1840”以来的一代代中国人，在现代化追求的道路上“屡败屡战”、“踏破铁鞋无觅处”之后，总算可以幡然醒悟“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上海”才是

现代化选择的不二法门；在一派“上海热”里，“上海”不仅作为微观的标本而有着辉煌过去，更在宏观上指向全中国的现代化未来。

这意味着，“上海热”是一种“怀旧”，而“旧”一“怀”便不能不掺入想象的成分，正如詹明信不无偏激的提醒，“怀旧”所及之处，“真实历史”或将付之阙如。就此而论，“上海热”是某种想象的产物，毋宁称之为“上海梦”更加合适。

于是，第二，上海之所以能够“热”起来，是因为“上海”承载着当代中国人集体欲望的想象性解决，“梦”中的“上海”越来越成为一个众望所归、众矢之的般的所在，象征着关乎现代、关乎幸福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它，不仅不同于百年来中国所主导的、并认为确乎不很成功的现代化选择，而且还主要是“上面”推动的结果：1990年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之后，“上海”被视作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龙头”，事实上也成了“成败在此一举”的“一搏”。不是有个“依靠上海，带动全国”的口号吗？其内里的希望，大约是“全中国都成为上海”吧。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复活、重构“上海”的运动，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媒体共同参与的，迄今仍在进行；这种对上海都市的怀旧与想象，更是非常深刻地介入了当下上海乃至中国的文化构成。而“上海热”如此这般地成了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西部、从大陆到港台、到全球华人世界的流行文化现象，实在是因为“上海”寄托了今日中国“上”（政府官方）“下”（普通民众）以至“内”（国内）“外”（海外华人世界）的现代美梦：为了抓紧现在，为了以现在的姿态更快更好地进入未来，全中国能够以上海的道路走通现代化的征途，中华民族能够以“上海”的方式实现崛起与复兴的“美梦”。

“上海热”的背后是现代化叙事，是希望以“上海”的“现代性”实现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上海”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历史境遇里成型的，那“上海打上引号”的过程几乎是不可重复的；更透彻地说，“上海”的现代化，是以置“内陆中国”于不顾，甚至是以“内陆